

行吟詩人的情懷與執念 ——品讀王冬散文集《從我身邊走過的城》有感

作者簡介：賈志強，原金融作協會員，山西陽泉人，供職於中國工商銀行陽泉分行，作品散見於《中國金融文學》《中國城市金融》《山西日報》《山西晚報》《城市金融報》《太原晚報》《陽泉晚報》等報刊及部分新媒體。

拿到王冬先生所贈新書《從我身邊走過的城》，便迫不及待開卷。初略一翻，篇幅中游曆的文字占了大多數，足跡遍及了上海、北京、重慶、香港，以及浙江、江蘇、安徽、福建、臺灣、廣東、四川、江西、湖南、黑龍江、吉林的多個城市，不禁心生羨慕。

帶著這樣的豔羨走進作者的文字，也借著作者的慧眼看一看這些或熟悉或陌生的城市。說實話，我走過的地方並不多，去過的地方也僅僅是蜻蜓點水走馬觀花，所以，讀著讀著，那些熟悉的城市便從遙遠的記憶中復活，與書中的文字逐漸重疊，而那些陌生的城市則在我的身邊具象，然後恍惚而過，留下或深或淡的印痕。

王先生是有執念的，一有閒暇時間，便拋開現實生活的羈絆，來一場或蓄謀已久或說走就走的旅行，去奔赴自己心中的詩與遠方，這在他的第一本書《人在旅途》就有很好的體現，這次的《從我身邊路過的城》則是一脈相承的延續。我們同為做銀行工作的金融人，拋開地域、行際、崗位之間的差異，工作的性質大抵相去不遠，滿腦滿眼皆是數字、報表、任務、指標，又是什麼支撐作者從瑣碎的苟且中跳脫出來，去擁抱這個多彩的世界？我想應該就是執念了。明朝董其昌先生說過：“讀萬卷書，行萬裏路，胸中脫去塵濁，自然丘壑內營立成鄢鄂，隨手寫出，皆為山水傳神矣。”作者本質上是一個文化人，深受傳統文化的薰陶，把“讀萬卷書，行萬裏路”奉為主臬並身體力行。讀書自不必說，這在書中的《書香伴我》一文中有詳細的記述，珠玉也散落在字裏行間，然後就是走向不同的城

市去聽、去看、去品、去感受，並用文字記錄下來，這也許就是另一種形式的行走的力量吧。

王先生喜歡從歷史的褶皺裏尋找答案，所以他的行旅中總帶著文化的符號，每到一處，尋訪名人故居便成為其旅行中的一部分。在鎮江，他拜謁賽珍珠，在無錫，他探訪錢鍾書，在常熟，他拜望翁同龢，在臺北，他造訪林語堂，在合肥，他探尋李鴻章，在北京，他探望郭沫若，在上海，他走訪李白烈士。在這些地方，他不僅是移形換影帶你感受他們生活、學習的場景，更像是坐下來沏一壺茶，與智者進行一次沉浸式的交流，探討文學，探討歷史，探討社稷蒼生，探討至愛親情，有思想的碰撞，有深刻的自省，也有內心的覺悟，因此，他的文字裏便多了些厚重的分量。

王先生注重心靈的契合，力求每一次的旅行都能成為心靈之旅。在成都，他走進杜甫草堂，“千里迢迢來到錦官城，不去草堂會成為憾事的”（《心靈之旅話草堂》），並試圖找到當年老先生留下的痕跡，用自己的方式向“詩聖”致敬。在武漢，他遊古琴臺，尋訪伯牙子期的故事，尋覓高流水的知音，“這裏的蒼松翠柏，這裏的石刻碑文，這裏的園林大殿，這裏的悠揚琴聲，我都將儲存在記憶之中作為美好的懷想”（《千年等一回之遊武漢古琴臺記》）。他心中的臺灣，有“一種洗盡鉛華的老舊，比起中國大陸的日新月異，臺灣社會更像一條靜水流深的長河”（《古早味——臺灣心跳聲》），他心目中的珠海，是“執著於上下求索的城市”，是“極目遠眺世界的窗口”，（《初夏的果實——我的粵港澳大灣區之旅（珠海篇）》），他掩飾不住對重慶的喜愛，開篇直抒，“我喜歡這座城市重重疊疊的美，更喜歡這裏厚重的歷史，也享受這座城裏的人對我這個初次到訪的遊客的友好和熱情”（《山城重慶之旅——桂園篇》）。

當然，他的遊歷中也少不了那些與書有關的記憶。他登臨世界最早的三大家族圖書館之一、中國現存最早的私家藏書樓“天一閣”，“沐浴歷史的文化光彩”（《秀美江南寧波記三部曲——天一閣篇》），沉浸在東林書院，聆聽“風聲雨聲讀書聲，聲聲入耳；家事國事天下事，事事關心”的教誨（《梁溪三記之遊東林

書院》)，走進常熟現代化的圖書館，體會“書香城市”“全民閱讀示範基地”的魅力（《常熟文化之旅之常熟圖書館書緣篇》）。浸潤在這樣的環境中，身上更添了些書生氣，文字更添了些書卷氣。

王先生在他的遊歷中，觀古跡，也觀市井，品美食，也品人文，這正應了他“BEST”的完美旅行理念。在天府之國，他參觀麻將和茶文化博物館，在北京，他逛南鑼鼓巷，他在廈門專程購置特色餡餅作為伴手禮贈送友人，心目中最喜歡的臺灣美食居然是臺鐵便當。這些活色生香的生活充斥在他的文字之間，又讓他的文字升起了一縷煙火氣息的人文情懷。

王冬先生就這麼出發——回歸——再出發——再回歸，完成了一次次的自我昇華和心靈放逐。每一次的自我放逐，都是一次精神的洗禮，閱歷隨之豐富起來，思想隨之豐盈起來。而那些城市便留在了相框裏、留在了記憶裏、留在了文字裏，每一次憶起，便從沉睡中蘇醒，從眼前滑過，從身邊走過，仿佛再次親歷。

讀的書多了，心中自有丘壑，走的路多了，世界就在眼前。（完）